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書」與階級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如果說價值是相對的，那品味執着的人對時下流行網上看書的習慣便很不以為然了。有些人顯然對書香和書的包裝有所堅持，更堅持的是看書的習慣、姿勢和書的物料。

收到這樣的一封邀請信，標榜的是硬皮厚書，強調書本的各種香味、觸覺和質感。

發邀請信的人生產舊包裝的經典書籍，內容有史蒂文生、狄更斯、柏拉圖、莎士比亞、喬臾、達爾文、杜斯妥也夫斯基……。發信人顯然認為這些大師的作品不是為網民而設的，那又是為什麼人而設的呢？是這樣的：（一）愛閱讀，又曉聽好音樂的人；（二）居住在一所華麗像樣的房子裡的，鄰舍非富則貴；（三）關心文化、藝術界大事，具國際視野；（四）朋友乃各行各業的翹楚。

這些人會愛看怎樣的書呢？軟皮背、刻金字、撲鼻的書香又混雜有如新車皮座位般氣味的重厚書，書頁是用超級耐用的加工厚紙轆製而成的，可留存逾代。還有，每本擁有的書都會刻上愛書人的姓名，那是一項殊榮。

看來如今買書賣書，又回復從前的階級性了；人們在網上看書報，談不上質感，只有熒幕的顏色和浮光字體，那被視為平民的行為。強調怎樣才叫一本書，怎樣才叫「看書」，唸書時要穿怎樣的衣服，在如何像樣的環境裡正襟危坐，要邊看邊喝一杯怎樣的茶……要有色、聲、香、味、觸，或所謂整合的親身經驗，才叫讀書懂書。

即將宣揚的是：看書的人都應該是貴族，而且只有貴族才會看書。

外國侵權 中國順勢發展沿海島嶼

古今談

范舉

日本將釣魚島及鄰近島嶼上原有的標明這些島嶼屬於中國的標記毀掉，換上了標明這些島嶼屬於日本沖繩縣的界碑，並給釣魚島列島重新命名，這種侵略行為引起了中國的全面反擊。今年三月國家海洋局公佈釣魚島及部分附屬島嶼標準名稱。國家海洋局此次公佈的釣魚島標準名稱為「釣魚島」，位置描述為「距溫州市約三百五十六千米、福州市約三百八十五千米、基隆市約一百九十千米」。國家海洋局同時公佈了龍頭魚島、鯧魚島等其他七十個釣魚島附屬島嶼的標準名稱、中文拼音和位置描述。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國家海洋局聯合沿海有關省、自治區海洋廳（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向社會公佈我國第一批開發利用無居民海島名錄。第一批開發利用無居民海島名錄涉及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八個省區，共計一百七十六個無居民海島。其中，遼寧十一個、山東五個、江蘇兩個、浙江三十一個、福建五十個、廣東六十個、廣西十一個、海南六個。海島開發主導用途涉及旅遊娛樂、交通運輸、工業、倉儲、漁業、農林牧業、可再生能源、城鄉建設、公共服務等多個領域。

外國對南中國海中國島嶼的霸佔行為，使中國掌握時機，吹響了開發中國島嶼的號角，維護中國的島權。

許多人都建議中國盡快加強海軍，興建更多航空母艦。中國有六千五百個島嶼，島嶼的海岸線長達一萬八千公里，這些島嶼就是最好的航空母艦，形成中國的防衛島嶼鏈，對於保衛中國的海疆，意義重大。

過去，中國建立了強大的陸地防衛系統，但是，海上的防衛系統相對非常落後，海軍缺乏南中國海的軍港，也缺乏機場，使得菲律賓這樣弱小的國家也膽敢侵犯和霸佔中國的島嶼，拘捕中國的漁民。

中國大規模開發遠海的島嶼，需要大量的投資，在中國資金充裕、出路不多的情況下，充分利用民間資金，把東海和南中國海的無人居住島嶼，開發成為旅遊度假區域、海上文體活動區域，開發為天然的人造海礁漁場、海底森林區，開發為遊艇活動、海上度假別墅區，發展郵輪觀光業，將有廣泛的前景。

這些開發活動，有利於提升中國的海水化淡設備製造業、太陽能和風力發電業務、遊艇製造業、水上飛機製造業。中國人今後度假不一定要到外國去，光是乘坐着郵輪到南中國海看看美麗的珊瑚礁，進行潛水和風帆活動，品嚐人工的海礁所生產的鮑魚、龍蝦、海膽、海參、扇貝、石斑、龍蔥、海蛇等美味海鮮，已是很好的享受。

定形或不定形的風跡

琴台客聚

葉輝

早前說起莊損衣乃朱英誕的筆名，近月重讀是不去修改少作，又該如何排遣無聊的時光？

《小園集》還收錄了一首《過廢名宅不遇》，乃工工整整的「四行體」，大抵也講究「音尺」：「乃隨便的過着藍天裡牌樓下的過客／路旁的水果香送遠了鬧市中的行色／老河不見流水在一個靜靜冬的去日／橋與古樹道上走回來覺出一點寂寞」；此詩多少留有一九三五年《訪廢名不遇》一詩的痕跡——原作最後四行說：「當我隔了玻璃窗探視時，／那些舊傢具是一些安靜的伴侶，／它們似乎一點兒也不寂寞，／於是我平靜地回來。」事隔翻天覆地的三十年，刪掉了「安靜」，突顯的倒是「不遇」的「寂寞」。

廢名對朱英誕有知遇之恩，他欣賞朱英誕的《少年行》：「如春花與秋月／珍藏着一半的生命／夢與夜／找不着的此外之行蹤／像池花臺上的空間／停眸與駐足／在一張圖畫裡／那定形的風跡呢」，並寫了一段「賞析」：「這首詩真是美麗得很，它的意義，也真是神秘得很，恐怕也具體的很，令我不敢讚一辭。大凡讀者覺得很神秘的詩，作者一定是很具體的，從用的比喻便可以看得出。春花與秋月，我們都覺得它可惜似的，彷彿它只露出了一半的生命，那一半給藏起來了，其實是完全的，你到哪裡去找那一半呢？夢與夜都找不着此外之行蹤。夢是春花與秋月的夢，沒有另外的行蹤；夜是春花與秋月的夜，沒有另外的行蹤。若池花台上的空間，大家停眸與駐足，都是看它，但卻還有另外水上的風跡哩。我這番話不知能說得作者的神韻於萬一否？」

廢名又說：「此詩大約是詠秋心的。秋心死時俞平伯曾集夢窗詞句正十分皓月一半春光輓他。」「秋心」也者，就是英年早逝的梁遇春——說來真是一場「少年中國」的夢，停眸與駐足，都怕是「定形的」（或不定形的）「風跡」了。

孤獨 隨想

百家廊 晨風

在我成長的年代，「孤獨」一直被當成貶義詞，如果你自願疏離群體，就可能被當成另類。

但我從小就熱愛孤獨。因為瘦弱多病被人漠視，剛懂事起我就喜歡把自己藏起來。鑽進床下或爬上閣樓，刻意在黑暗中享受自憐自悲的甜蜜。常常捧着一本書，坐在綠漆木格的玻璃窗前，偷看紅潤、健壯的孩子們在樓下瘋跑瘋鬧。我有自己的樂趣：看書累了時就在八仙桌上塗來塗去。畫美人，畫房子，畫太陽，畫梅花，畫一切生機勃勃的東西，後來因為比別的孩子畫的蘿蔔好看，被老師相中當了小學圖畫課代表。

剛上中學就趕上文革，每個人都必須歸類。在父母還沒有被打倒的那短短幾個月中，我被歸入紅五類。於是參加了天安門接見，於是整天裹挾在革命小將中，去大批判去抄家去喊口號，忍心不去看我最好朋友的眼淚，她因為出身不好，變成沉默的「醜小鴨」。其實，置身在那些身着綠軍裝束寬皮帶的健壯少年之中，我感覺自己如此孤單。我試着在心裡築一堵厚厚的牆，擋住外界的粗暴，保住心中最柔軟的內核。很快我的父母也被打倒關了起來，我就順理成章地被排除出組織，帶着愧疚的輕鬆回家去逍遙了。

那是一段人生的狂歡——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14歲時我制定了人生第一個作息時間表。冬天冷冽的清晨在黑暗中跑向護城河，夏天的炎炎午後騎車去後海游泳，我發現了獨行的高效。我勤奮地打掃房間，刻苦地讀那些一知半解的書籍。當院裡的孩子們成群結隊去尋找快樂時，我獨自過着苦行僧般的日子，身體竟然強壯了起來。

去兵團後十幾人住一間宿舍。人與人的距離縮到最短，人心卻離得更遠。雖然炕上一個個鋪位緊緊挨着，卻誰都不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什麼。晚上去禮堂開大批判會回來，我就鑽進被窩打起手電用拼音寫日記。日記本寫完要上鎖，然後藏到枕頭芯裡。有的知青剛16歲，就學會靠打小報告以及奉承巴結爭取「上進」靠攏組織。唱外國民歌，換個鮮艷的假領子，都可能被劃入「另類」。有位剛15歲的男知青就因為「怪話」太多，被大批判後五花大綁送去學習班，至今記得他坐在板車上唱《就義歌》的場面。不那麼滑稽，有幾分悲哀。

在冰冷的爛泥裡收水稻，迎着「大煙泡」下湖打葦子，跟着馬車去雪堆裡刨玉米，艱苦的勞動讓我漸漸忘了自悲自憐的惡習。黑土地的大田一望無際，在廣袤的大自然中人永遠不會孤獨。能聽到皚皚白雪下春天的步子，感覺着遼遠的天際吹來金色的秋風，驚歎於晚霞變幻無窮的壯麗，也在粉紅色的晨曦中湧起無限的希望。

一天的勞動結束之後，我常沿着一條泥濘的小路向連隊不遠的小黑河漫步，躲開表決心之類的「集體生活」。當我忘掉「落後分子」的身份，與成長或衰敗着的大地作伴時，壓抑的心就舒展開來。走着走着，常見一瘦小的男生從小黑河那頭走過來，掏出一張張小紙條，在禁讀毛選之外的所有書籍之時，他竟在悄悄背英語單詞！幾十年後在北京見到文質彬彬的他時，還能想起這一幕，不過忘記跟他提起了。

前幾天有個回憶北大荒歲月的電視節目，幾位嘉賓說盡當年在黑土地如何吃苦耐勞，我卻覺得停留在此層面似乎有點兒淺薄。對知青個體精神的摧殘與消滅，才是最值得沉思的兵團記憶。相比之下，插隊的空間會寬鬆很多。插隊知青都是「散養」，那會兒的村支書多是淳樸的老農，基本沒能力監管知青的精神。我轉插隊時獨住一間冬寒夏熱的西廂房，收工之後吃了玉米餅，或黑燈瞎火地坐炕上拉手風琴或去野外小河滑冰，根本沒人在乎你怎麼過日子。

後來的人生中，無論漂流在哪個階段，我都在刻意與身邊的世界保持距離。看到過太多被群體「改造」的面孔：茫然空洞的眼神，千篇一律的絮絮碎語。當記者後我愛跑「單幫」，交了稿就逃之夭夭，自我放逐到馬路上，跑到城市的任何角落，生怕沾上難纏的人際關係。有時參加一個熱鬧的聚會之後，心竟像是被挖空了，不知不覺說出些翻腸倒肚的話來，令我無比羞愧。插隊時大字不識的房東老太太分明早就告訴過我：人前少話，一句就是金。

是否「合群」一向成為時代倫理。可惜真理常在個人手中，「群眾」卻可能製造最大的惡行。最令人寒心的群眾運動之一，就是14世紀黑死病流行時歐洲百姓對猶太人自發的驅逐與大規模屠殺。在「天譴說」與「陰謀論」的謠言中，正是廣大群眾對無辜的猶太人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那時敢於反對集體暴行的僅是極個別勇敢者，比如教皇克里門斯六世，更多的上層人物則是為了侵吞猶太人的財產而隨大流鼓動群眾暴行。中國文革時期的「群眾」暴行，40年後依然令人心寒。北京的幾個重點中學，都發生了紅衛兵群毆打死老師的事兒。

孤獨時人的心智往往最清醒，因而最豐富。梭羅把人生的黃金歲月都用在獨自在瓦爾登湖邊的漫遊上，人們認為他失敗潦倒，其實他每天沉浸於與大自然交流，感知生命的快樂中，度過了無比充實的一生。自覺的孤獨者從不寂寞。你至少能在書籍中隨心所欲暢遊古今，在飛揚的思絮中怡養精神；而創造性的勞動，更是要在獨處中完成。房龍在人類的藝術中說：「真正的藝術家，幾乎完全是個孤獨的人，他堅持保留他的個性，視個性為他最寶貴的財產。」學會獨處，學會靜靜地讀書，靜靜地思索，是人生最重要的一課。

■孤獨的人。 網上圖片

有位殘疾人企業家曾告訴我，他感謝殘疾帶給他的孤獨，因為在孤獨中他才能奮起，才有了創業的力量。

一個表面熱鬧的群體，單個人內心卻可能非常孤獨。人需要友情，沒有距離的友情卻是毒藥。每見最親密的朋友反目成仇，就是忘了距離才是友誼的保鮮劑。永遠為自己保留一個隱秘的角落，會活得很踏實。猶太經典塔木德中說：「只要你生存着，就永遠也不要依賴於任何人，不管是兒子還是妻子，兄弟還是朋友。」

人人都能當「勞動動物」，當「生活家」才最難。某次去安徽一獨居老人家做客，那個簡樸的小家收拾得一塵不染。廚房是醃製的罈罈罐罐，沙發上是自己繡的十字繡，陽台上是巧舌的八哥，屋外是香氣撲鼻的梔子花。中午時分，鄰居們到她家湊一桌小牌。老人用不多的素材，為自己做了一盤生活的美餐。

尋找豐富的孤獨，是一種生存之道。

傳統曲味

杜亦有道

阿杜

看亞視播《四洲盃省港澳粵曲大賽》，今年已是第八屆舉辦，省港澳好手雲集，水準頗高，今天粵曲已不是老人家專賞玩之民藝，而是很多中青年輩投入出賽者，再不是垂垂老矣的東西。

阿杜耐心地觀賞了一個下午，卻不為加入青壯氣息而喜，而是為其不垂垂老矣憾然，欣賞得來難以投入，覺得「曲藝不宜進步」。正如我們今日聽京曲、崑曲，加入太多新鮮時髦的東西，便會古意盡失，興味索然。

以是屆「大賽」之各地好手表現來看，全部唱得過於嚴謹，高腔大韻，似十足粵劇台上之大老倌、大花旦在競藝，和我們近百年來之廣東傳統曲藝完全是兩回事。

須知「曲藝」在創立之時是「女伶」，純為女部伶人獻聲唱曲，和粵劇台上之生、旦、淨、抹、丑有工架台步武藝之傳統劇目不同，所以純唱老稱「菊部」，和演劇者「伶倌」不同。「菊部」唱者出身多為妓寨之養女，養得十二、三歲要變聲之齡，見姿色不夠，真正去掛名接客為妓一定生意不佳，妓寨鴇母為免白養就派她們學唱，作為正牌妓女陪客酒席時之伴唱娛賓。這些妓女做不成改為唱曲之女就叫「琵琶仔」，傳統上她們唱之曲都是淒涼怨苦之調，加上這些歌女多身世可憐，所以唱出多滄桑淒楚之句，嘆命苦唱罵負心郎等等，曲調柔婉動人，念聽者柔腸寸斷，像以前之曲藝名家小明星、徐柳仙、張月兒等皆是這種句泣殘紅之「怨調」，分外動人。但發展到今天，如這一天「大賽」所見，個個唱腔似大老倌出台，唱得再好，也已經不是那一回事了。

再者，曲藝「菊部」伶人，有一股投入再發自肺腑之氣韻，自成一道「氣場」而感動聽者，如今「出賽」選手之「氣場」都如老倌上台，霸氣過盛也完全沒有傳統伶者淒迷「氣場」之效果，聽粵曲如聽《大海航行靠舵手》，當然難有傳統曲味了。

二次創作

一網打盡

楊振耀

有關版權條例修訂的草案，坊間熱議的焦點大多集中在二次創作，亦即所謂惡搞應否獲得豁免刑事起訴。

一般而言，惡搞的目的並非借用或針對原創作製造類同的產品推出市場圖利，最終可能引致原創作人存在經濟損失；而是因應原創作的流行，利用受眾對原作品印象深刻，把惡搞歌詞或圖像後要傳遞另一種訊息的效果強化。惡搞非以侵害原創作人的權益或財產為出發點，如果不造成對方任何經濟損失的效果，不單過去，就是將來法例一旦通過，該行為會被民事或刑事起訴的機會也不應該比目前高。否則簡單直接如流行多年的藝人惡搞其他藝人的歌唱演出及模仿MV拍攝手法，早已「中招」雙方法庭相見了。誠然惡搞侵權如能夠保留在原來民事索償的範圍內，對喜愛惡搞活動的網民來說自然更心安理得。

網民所以視修訂為惡法，是擔心法例一經修訂，透過惡搞活動諷刺時弊有機會被刑事起訴，忐忑心情可以理解。但二次創作既然是部分借用他人的原創作品，怎麼說都是侵權行為，就有分別只能說是侵權程度大小不同。言論自由固然可貴，但並非是絕對的權利，保護個人言論自由的同時，也必需要與捍衛他人的合法權利取個平衡。言論自由不可能對別人的合法知識產權具有凌駕性。惡搞者該隨時有心理準備，要肩負上大大小小包括侵權及誹謗等法律風險；相信那些「打擦邊球」的行為，同時也為二次創作帶來滿足感。凡事總要付點代價，要出點子嘲諷別人、要借用別人的創作達到流行的效果，自身又不甘願冒絲毫法律風險，天下哪有這樣便宜的事？

危險療情

記憶後書

鄭政恒

《危險療情》是加拿大名導大衛哥連堡（David Cronenberg）的新作，主角是心理學大師容格，旁及他的老師佛洛伊德、妻子和病人兼情婦莎賓娜（Sabina Spielrein）。之前已有不少人用心理分析的理論，探討哥連堡的電影，他將兩位「教父」抬出來，似乎是兵行險着了。

哥連堡長於拍恐怖片、懸疑片和科幻片，《慾望號快車》、《蜘蛛夢魘》和《黑幕迷情》等都是佳作，本片回頭走入一次大戰前的歐陸世界，文藝氣息濃重，似乎不是哥連堡的真本色。

影片改編自舞台劇本《談話治療》（The Talking Cure），拍出來也幾乎是對白主導。舞台劇本分為兩幕，共二十七場，第一幕裡，容格用精神分析方法治好了莎賓娜，反過來她又引發出容格內心的慾望，他有一個表面上美滿而富裕的家庭，夫妻之間關心的是子女問題，而另一邊廂的莎賓娜，卻是野性而且知性的，為容格帶來靈感與心理衝擊。在第一幕後半段，容格遇上父親一般的佛洛伊德，二人一開始十分投契，可是往後也分道揚鑣，一個成為心理分析學派的「教主」，一個另闢蹊徑，自立門戶，走出科學，轉入神秘學。電影以此展現出容格的壓抑與反壓抑，以至於他的弒父情意結。

第二幕裡，容格與莎賓娜由相好到分開，而莎賓娜也自立一門心理學說，甚至得到佛洛伊德的欣賞，最終容格又有新的情婦，幾乎是莎賓娜的替代，而他又預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

《危險療情》的重點大概不在大衛哥連堡的拍法上，而是在於文本、對話、關係與各人學說的引用發揮，以及幾個優秀演員的演出上，電影拍得穩穩當當，期待哥連堡的突破和新嘗試，他下一部作品是改編唐德里羅同名小說Cosmopolis。